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编



卷三 近代哲學

第一篇 從文藝復興到休謨

第一章 總說

通常謂之「近代」的這段歷史時期，人的思想見解和中古時期的思想見解有許多不同。其中有兩點最重要，即教會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學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這兩點全有連帶關係。近代的文化寧可說是一種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侶文化。國家越來越代替教會成為支配文化的統治勢力。各民族的統治大權最初大都歸國王掌領；後來，如同在古希臘一樣，國王逐漸被民主國家或僭主所代替。民族國家的力量，以及它所行使的職權，在整個這時期當中穩步發展，不斷擴大（一些小波折不算）；但是按大多情況講，國家對哲學家的見解所起的影響總比不上中世紀時的教會。在阿爾卑斯山以北，一直到十五世紀向來能够和中央政權分庭抗禮的封建貴族，首先喪失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後來又失掉了經濟地位。國王聯合豪商頂替了他們，這兩種人在不同國家按不同的比例分享權力。豪商有併入貴族階級的趨勢。從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的時代以來，近代意義的民主制成了重大的政治力量。和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民主制相反的社會主義，在一九一七年初次獲得了政權。這一種政治制度倘若蔓延開來，很明顯一定會帶來一種新的文化；但

我們以後要講到的文化大體上是屬於「自由主義的」文化，換句話說，就是和通商貿易極自然地連在一起的那類文化。關於這點，特別在德國有若干重要的例外；舉兩個實例，費希特和黑格爾的見解跟商業就毫無關係。但是這種例外人物並不代表他們那個時代。

否認教會的威信是近代的消極特色，這比它的積極特色即承認科學的威信，開始得要早。在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科學只占一個極微末的地位；反對教會這件事在人們的心念裏是和古代文明分不開的，仰賴的仍舊是過去，而不是比初期教會與中世紀還渺遠的過去。科學的第一次大入侵是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學說的發表；不過這學說直到十七世紀經過哈卜勒和伽利略着手改進，才開始得勢。隨後揭開了科學與教義之間的長期戰鬥的序幕，這場戰鬥中守舊派在新知識面前打了敗仗。

科學的威信是近代大多數哲學家都承認的；由於它不是統治的威信，而是理智的威信，所以是一種和教會威信大不相同的東西。否認它的人並不遭到什麼懲罰；承認它的人也決不為從現實利益出發的任何道理所左右。它在本質上求理性裁斷，全憑這點致勝。並且，這是一種片段不全的威信；不像天主教的那套教義，設下一個完備的體系，概括人間道德、人類的希望、以及宇宙的過去和未來的歷史。它只對當時似乎已由科學判明的事情表示意見，這在無知的茫茫大海中只不過是個小島。另外還有一點與教會威信不同：教會威信宣稱自己的論斷絕對確實，萬年更改不了；科學的論斷卻是在概然性的基礎上，按嘗試的方式提出來的，認為隨時都難免要修正。這使人產生一種和中世紀教義學者的心理氣質截然不同的心理氣質。

到此為止，我談的一直是理論科學，理論科學是企圖了解世界的科學。實用科學是企圖變革世界的科學，自始以來就是重要的，而且重要性還一直不斷地增長，最後幾乎把理論科學從一般人的心念裏驅逐了出去。科學的實際重要性，首先是從戰爭方面認識到的；伽利略和雷奧納都自稱會改良大炮和築城術，因此獲得了政府職務。從那個時代以來，科學家在戰爭中起的作用就愈來愈大。至於發展機器生產，讓居民們先習慣使用蒸汽，後來習慣使用電力，科學家在這些方面起的作用則比較晚，這種作用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才開始有重大的政治影響。科學的成功主要由於實際功用，所以自然便有人打算把科學的這一面和理論的一面割裂開，從而使科學愈來愈成為技術，愈來愈不成其為關於世界本性的學說。這種觀點滲入到哲學家當中，還是新近的事。

從教會的威信中解放出來，使個人主義得到了發展，甚至發展到無政府狀態的地步。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心目中，所謂「修養」無論是智能上的、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總和經院哲學及教會統治聯繫在一起。經院哲學家的亞里士多德邏輯固然狹隘，還不失為某種精確性的一個訓練。等到這派邏輯一不時興，最初代之而起的並不是什麼比較高明的東西，而是各種古代典範的折衷模仿罷了。一直到十七世紀，哲學領域中毫無重要事物可言。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混亂無主實在駭人聽聞，因此產生了馬基雅弗利的學說。同時，精神上的枷鎖一旦擺脫，在藝術和文學中便表現出驚人的才華。但是這樣的社會是不穩定的。宗教改革運動和反宗教改革運動，再加上義大利對西班牙屈服，便把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功和過一齊結束。當這個運動傳播到阿爾卑斯山以北的時候，就不再帶有這種混亂的性質。

不過近代哲學大部分卻保留下來個人主義的和主觀的傾向。這在笛卡兒身上是很顯著的，他根據自身存在的確實性建立全部知識，又承認「清晰」和「判然」（兩樣全是主觀的）是真理的判斷標準。這種傾向就斯賓諾莎講不算突出，但是通過萊布尼茲的「無窗單子」，再度露面。洛克的氣質是徹底的客觀氣質，他也不由自主陷入這樣一個主觀論調：認識就在乎觀念的相符和不符——這是他很厭惡的一種見解，所以他甘冒嚴重的自相矛盾躲開它。柏克萊在廢棄物質以後，只是仗着「神」概念才脫出完全主觀主義，這作法後世大多數哲學家一向認為是於理不合的。到休謨，經驗主義哲學登峰造極，成了一種誰也無法反駁、誰也無法相信的懷疑主義。康德和費希特論學說是主觀的，就論氣質也是主觀的；黑格爾藉斯賓諾莎的影響拯救了自己。盧梭和浪漫主義運動把主觀主義從認識論擴張到了倫理學和政治學裏面，最後必然的結局就是巴枯寧式的徹底無政府主義。主觀主義的極端就是一種病狂。

在這同時，科學作為技術來說，又使一般專務實際的人漸漸滋長起來一種見解，和理論哲學家當中見得到的任何見解都完全不同。技術給了人一種能力感：感覺人類遠不像在從前的時代那麼任憑環境擺布了。但是技術給予的能力是社會性能力，不是個人的能力；一個平常人乘船遇險漂落在荒島上，假若是在十七世紀，他會比現在能够更有所作為。科學技術需要在單一的指導下組織起來的大量個人進行協作。所以它的趨向是反無政府主義、甚至是反個人主義的，因為它要求有一個組織堅強的社會結構。科學技術不像宗教，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它保證人類能够做出奇蹟，但是並不告訴人該做出什麼奇蹟。在這點上，它就不够圓滿。實際上，科學技術用於什麼

目的，主要在於偶然的機會。在科學技術必然要造成的各個龐大組織中，居領導地位的那些人在某種限度內能够隨心所欲地左右科學技術的方向。權力欲於是得到空前未有的發洩出路。在科學技術的激發下產生的各種哲學向來是權能哲學，往往把人類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僅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目的不再考究，只崇尚方法的巧妙。這又是一種病狂。在今天講，這是最危險的一種，對付這種病狂，理智健全的哲學應當作一服解毒劑。

古代世界以羅馬帝國結束了混亂狀態，但是羅馬帝國乃是一個冷酷的事實，並不是人的理想。舊教世界從教會謀求結束混亂狀態，這倒是一個理想，但是從未在事實中充分體現出來。無論古代的或中古的解決辦法都不圓滿：前者由於未能灌注理想，後者由於未能化成現實。現代世界就目前看似乎正朝向類似古代的解決辦法發展下去：一種通過暴力強加給人的社會秩序，它代表權貴們的意志，不代表平民的願望。美滿而持久的社會秩序這個問題，只有把羅馬帝國的鞏固和聖奧古斯丁的「神國」的理想精神結合起來，才能得到解決。爲作到這點，便需要有一種新的哲學。

第二章 義大利文藝復興

和中古見解相反的近代見解，隨着名叫「文藝復興」的運動發源於義大利。最初，不過少數的人，主要是佩脫拉克，抱有這種見解；但是在十五世紀期間，近代見解普及到義大利教俗兩界絕大部分有教養的人士。按某些方面講，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人，除雷奧納都及其他幾個人外，都不尊重科學——尊重科學那是十七世紀以來，大多數重要革新人物的特色；由於這個缺欠，他們從迷信中、特別從占星術這一種迷信中獲得的解放很不完全。他們當中不少的人仍舊像中世紀哲學家一樣崇敬權威，不過他們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會的威信。這自然是向解放前進了一步，因為古代人彼此見解分歧，要決定信奉哪一家需要有人判斷。但是十五世紀的義大利人中間，恐怕沒幾個敢持有從古代、從教會教義都找不出根據的意見。

爲理解文藝復興運動，有必要先簡單回顧一下義大利的政治情勢。從一二五〇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死後，直到一四九四年法蘭西王查理八世入侵義大利之前，義大利就大體上講沒有受到外國干涉。在義大利有五個重要城邦：米蘭、威尼斯、弗羅棱斯、教皇領，和那不勒斯。除這些城邦以外又有許多小公國，各自和大邦中某一個結成同盟，或者隸屬某個大邦。一三七八年以前，熱內亞在貿易和海軍勢力上一直與威尼斯爭雄，但自從那年之後，熱內亞歸屬米蘭宗主權支配之

下。

米蘭當十二、十三世紀的時候領先反抗封建制度，在霍恩施陶芬朝終於敗亡後，受維斯孔提家統治——這是一個有作爲的家族，它的勢力不是封建政治勢力，而是財閥政治勢力。維斯孔提家從一二七七年到一四四七年統治米蘭一七〇年。接着共和政體又復興三年，然後一個新的家族，卽和維斯孔提家有親戚關係的斯弗爾查家獲得政權，自號米蘭公。從一四九四年到一五三五年，米蘭是法蘭西人與西班牙人交兵的戰場，斯弗爾查家有時和這一方聯盟，有時和另一方聯盟。在這段期間，他們有時候流亡外國，有時候僅只名義上掌政。最後在一五三五年，米蘭被查理五世皇帝兼併。

威尼斯共和國有點像處在義大利政治的局外，特別在初期國勢鼎盛的數百年間。威尼斯從來沒被蠻族征服過，最初它把自己看成是東羅馬皇帝的臣屬。由於這個傳統，加上威尼斯的貿易又是和東方的貿易，它能够獨立在羅馬控制以外；這狀況一直到土倫特宗教會議（一五四五年）時代還繼續存在——關於土倫特宗教會議，威尼斯人保羅·薩爾皮寫過一部十分反教皇的歷史。前面講過，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時威尼斯如何堅持掠取君士坦丁堡。這件事促進了威尼斯貿易；反過來，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奪占君士坦丁堡，又使它的貿易受到損害。由於種種原因，和食糧供給問題也多少有關，威尼斯人在十四、十五世紀期間感到有必要在義大利本土上獲得大片領地。這惹起了各方的仇恨，終於在一五〇九年促成剛布雷同盟^①的締結，該同盟是各強邦的一個聯合，威尼斯被它擊敗。從這場厄運中復甦，也許還是可能的；但無可挽回的是瓦斯寇·達·伽馬發現

了經好望角通印度的航路（一四九七——一四九八）。這個發現連上土耳其人的勢力，毀了威尼斯；不過它總還撐持下去，直到被拿破崙剝奪獨立。

威尼斯的政治制度原本民主，逐漸變得不民主，一二九七年以後成了一種排他性的寡頭政治。政治權力的基礎是「大議會」，自那年以後，大議會的成員世襲，而且只限於名門望族。行政權屬於「十人議會」，十人由大議會選舉。邦中的正式元首「督治」（Doge）選任終生；督治名義上的權柄很有限，但是實際上他的勢力通常有決定性。威尼斯外交術公認為狡獪之至，威尼斯大使們的報告書有驚人犀利的見識。從朗克起，歷史學家一向利用這類報告書作為有關他們所研究的事件最好的資料。

弗羅棱斯當年是世界上最文明的都市，它是文藝復興的主要發祥地。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裏面幾乎所有的偉大名字，及文藝復興時期藝術中前期的、以至某些後期的大師的名字，都和弗羅棱斯連在一起；但是目前我們不管文化，且談政治。十三世紀時，在弗羅棱斯有三個對立爭衡的階級：貴族、豪商和平民。貴族大多是皇帝黨，另外兩個階級是教皇黨。皇帝黨人在一二六六年最後敗北，十四世紀時平民派又占了豪商的上風。然而鬭爭並沒帶來穩定的民主政治，卻促使一種希臘人所謂的「僭主制」逐漸抬頭。梅狄奇族終於成了弗羅棱斯的統治者，他們以民主派方面的

① 剛布雷（Cambrai）在法國東北部。這個同盟是神聖羅馬皇帝馬克西密連一世（Maximilian I），法蘭西王路易十二世（Louis XII），阿拉貢王斐迪南（Ferdinand），和教皇尤理烏斯二世（Julius II）締結的，表面上對土耳其人作戰，實際上要攻擊威尼斯。

政治牽線人起家。這家族中頭一個取得明確的優勝地位的人——科濟莫·德·梅狄奇（一三八九——一四六四），還沒有什麼官職；他的勢力依靠操縱選舉的妙術。他陰險狡詐，可能寬和時寬和待人，必要時則狠毒無情。他死後隔了一個短時期，孫兒偉業公羅倫佐繼承他的位置，從一四六九年到一四九二年逝世為止，執掌大權。這兩人的地位都是仰賴財力得到的，他們的財富主要來自商業，也來自礦業及其它實業。他們不僅知道自己如何致富，還懂得怎樣使弗羅棧斯富足，所以在這兩人的治理下，弗羅棧斯城繁榮昌盛。

羅倫佐的兒子皮特羅欠缺他父親的那種長處，於一四九四年被驅逐。隨後是薩萬納羅拉^①得勢的四年，這時期有一種清教氣的信仰復興，轉使人反對歡樂奢華，遠離自由思想，趨就已往較淳樸的年代想往一向特有的虔誠。然而結局，主要由於政治原因，薩萬納羅拉的敵派勝利，他被處死刑，燒毀屍體（一四九八）。這個共和國，目的在推行民主，而實際是財閥政治，傳續到一五一二年，梅狄奇族又復辟了。羅倫佐有一個兒子^②十四歲便作了樞機主教，他在一五一三年當選教皇，號列奧十世。梅狄奇家用塔斯卡尼大公的爵銜統治弗羅棧斯直到一七三七年；但是弗羅棧斯在這期間也像義大利的其餘部分一樣，貧弱了下去。

① 薩萬納羅拉 (Girolamo Savonarola, 一四五二——一九八)，義大利僧侶、教會改革者。大膽揭露教會腐化及社會敗壞，痛斥羅倫佐一世，得到廣泛擁護。梅狄奇家再得勢後，一四九七年被開除教籍，第二年按叛教者和異端的罪名被處死。他的死給了達芬奇、米蓋朗基羅、馬基雅弗利很深的刺激。

② 即卓范尼·德·梅狄奇 (Giovanni de' Medici, 一四七五——一五二一)。

教皇的俗權起源於不平和偽造的「君士坦丁贈賜」，在文藝復興時期大大擴張；但是教皇們爲此目的採用的那些方法，卻斷送了教皇職位的宗教威信。宗教會議運動在巴澤爾宗教會議與教皇尤金尼烏斯四世（一四三一一—一四四七）的爭鬥中失敗了，它代表着教會裏最熱誠的分子；或許更重要的是，這運動代表阿爾卑斯山以北教會的意見。教皇的勝利也就是義大利的勝利（較差一層），又是西班牙的勝利。在十五世紀後半期，義大利文明不像北方各國的文明，她依舊保持著中古風味。義大利人在文化方面正經嚴肅，但是對於道德和宗教滿不認真；甚至在教士的心目中，典雅的拉丁文總會遮掩許多的罪^①。第一個崇尚人文主義的教皇尼古拉五世（一四四七——一四五五），把教廷的各種職位派給一些學者，只爲他敬重這些人的學問，全不管別的考慮；羅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一個伊壁鳩魯主義者，也正是那個證明「君士坦丁贈賜」是僞件、嘲笑「拉丁語普及本聖經」的筆體、指斥聖奧古斯丁是異端的人，被任命爲教皇秘書。這種獎勵人文主義勝於獎勵虔誠或正統信仰的政策，一直繼續到一五二七年羅馬大洗劫。

獎勵人文主義固然讓熱誠的北方人感到憤慨，按我們的觀點看，也許還算是件功德；但是某些教皇的黷武政策和道德敗壞的生活，除非從赤裸裸的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從什麼觀點來看也無法給它辯護。亞歷山大六世（一四九二——一五〇三）在個人的教皇生活中，專一擴張自己和自己一家的勢力。他有兩個兒子：甘地亞公和凱薩·鮑吉亞（Caesar Borgia），他非常偏愛前

① 拉丁語是中古時代教會中的通行語言。參照「新約」，「彼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一個。然而甘地亞公被人殺害了，大概是弟弟把他謀死的。於是這位教皇的王業壯志只得灌注在凱薩身上。他們一同征服了羅馬尼阿和昂可納，這兩個地方預計要給凱薩作個公國。但是在教皇死的時候，凱薩正病重，所以不能即時行動。他們的征服地結果重新併入聖彼得的世襲財產。這兩人的惡跡很快就成了風傳，歸罪到他們身上的數不清的謀殺事件，真假難辨。不過，他們推行不講信義的奸計達到空前地步，這點總無可置疑。繼承亞歷山大六世的尤理烏斯二世（一五〇三——一五二三）也不虔誠，卻比他的前任少留下一些醜聞的口實。他繼續進行擴張教皇領地；當作軍人看，他自有長處，但是按基督教的首腦來論，並不可取。在他的繼任者列奧十世（一五一三——一五二一）治下開始的宗教改革運動，乃是文藝復興時期各教皇的非宗教政策的當然後果。

義大利南端歸那不勒斯王國據有，一般而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也統聯一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原先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的特別私人王國；他創建了一種回教國式的君主專制，開明但是獨裁，不給封建貴族留半分權力。一二五〇年弗里德里希死後，那不勒斯和西西里歸屬他的私生子曼弗里德，不過曼弗里德也繼承了教會的不解冤，一二六六年被法蘭西人驅逐。法蘭西人自落個不得人心，結果在「西西里晚禱」^①事件（一二八二）中遭屠殺；這以後王國屬於阿拉貢王彼得三世^②和他的各代繼承人。經過種種錯綜複雜的糾紛，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一度分裂，然後在

① 一二八二年復活節後的星期二，在舉行晚禱的時候，西西里人到處起來殺法蘭西人，單在巴勒莫就殺了八千，這次事件叫「西西里晚禱」（Sicilian Vespers）。

一四四三年重新合併在著名的文事獎勵者雅量王阿爾封鎖下面。從一四九五年以降，有三個法蘭西王力圖征服那不勒斯，但是這王國最後被阿拉貢的斐迪南得到手（一五〇二）。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和弗朗西斯一世，這幾個法蘭西王全堅持自己有領轄米蘭和那不勒斯的權利（在法理上不大有根據）；他們全入侵過義大利，收到暫時成功，但是終究全被西班牙人戰敗。西班牙的勝利和反宗教改革運動，結束了義大利文藝復興。教皇克萊門特七世是反宗教改革運動的障礙，而且他是個梅狄奇家的人，作法蘭西的同黨，因此在一五二七年查理五世讓一支大部分由新教徒組成的軍隊洗劫了羅馬。從此以後，教皇們轉上虔誠的道路，而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就壽終正寢。

在義大利要的強權政治復雜得難以相信。小邦主大部分是自力起家的霸主，他們一時和大邦中這一個聯盟，一時和那一個聯盟；他們假若要得不高明，就被齊根鏟滅。戰爭連綿不斷，但是在一四九四年法蘭西人到來以前，打的仗都幾乎不流血；兵是僱傭兵，恨不得把他們的職業危險縮到最小限度。這類純屬義大利的戰爭，對貿易沒起很大妨害，也未阻礙義大利添增財富。治國策術層出不窮，英明的政治才略沒有分毫；當法蘭西人來的時候，國家簡直毫無防護。法蘭西軍隊在交戰中真的殺人，嚇壞了義大利人。隨後法蘭西人與西班牙人歷次戰爭都是一本正經的戰爭，帶來了苦難和貧困。但是義大利各城邦全不顧惜民族統一，彼此繼續陰謀傾軋，在內訌中乞

●阿拉貢 (Aragon) 在西班牙東北部。彼得三世 (Peter III, 一二三九——八五；在位一二七六——八五) 娶斐里德的女兒；他在一二八二年戰勝查理一世的軍隊，成為西西里王。

求法蘭西或西班牙的援助，到頭來同歸於盡。由於發現美洲和經好望角通往東方的航路，義大利總逃不了要喪失重要地位，這自不在話下；但是這崩潰也儘可以少有些禍患，對義大利文明素質的破壞性輕一些。

文藝復興不是在哲學上有偉大成就的時期，但是也做出一些事情，對偉大的十七世紀來講是必要的準備。首先，文藝復興運動摧毀了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這體系已經成了智力上的束縛。恢復了對柏拉圖的研究，因此要求人至少也得有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間進行選擇所必需的獨立思考。文藝復興促進了人們對於這兩個人的直接的真正認識，擺脫新柏拉圖派和阿拉伯注釋家的評注。更重要的是，文藝復興運動鼓勵這種習慣：把知識活動看成是樂趣洋溢的社會性活動，而不是旨在保存某個前定的正統學說的遁世冥想。

和拜占庭學問的接觸，使柏拉圖提早替代經院派解釋的亞里士多德。早在那次把東西方兩教會名義上再統一起來費拉拉宗教會議（一四三八）上，就有過一場辯論，在辯論中拜占庭天主張柏拉圖勝似亞里士多德。紀密斯特·普里索（Gemistus Pletho）是希臘一個正統信仰很成問題的熱誠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對於義大利振興柏拉圖哲學有很大貢獻；還有一個當上樞機主教的希臘人貝薩里昂（Bessarion）也是這樣。科濟莫·德·梅狄奇和羅倫佐·德·梅狄奇都醉心於柏拉圖；科濟莫創立了廣泛從事柏拉圖研究的弗羅棱斯學院，羅倫佐繼續興辦。科濟莫臨死還傾聽着柏拉圖的一篇對話。不過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們忙於獲得古代的知識，因此在哲學上不能出什麼獨創性的東西。

文藝復興不是民衆性運動；是少數學者和藝術家的運動，受到一些慷慨的文藝獎勵者，特別受到梅狄奇家和崇尚人文主義的教皇們的贊助。假若當初沒有這些獎勵者，它取得的成功說不定會小得多。十四世紀的佩脫拉克和薄伽丘按精神講屬於文藝復興時代，但是由於當時的政治條件不同，所以他們的直接影響比不上十五世紀的人文主義者。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教會的態度，很難簡單刻畫。有的人是直言不諱的自由思想家，不過即使這種人通常也受「終傳」^①，在覺到死亡迫臨的時候與教會和解。大多數學者痛感當時教皇的罪惡，然而他們還是樂於受教皇的聘用。歷史學家貴查第尼（Guicciardini）在一五二九年寫道：

「再沒有誰比我更憎惡祭司的野心、貪婪和放蕩了；不僅因為這些惡習本身就可恨，而且因為其中的每一件統統和自稱與神有特殊關係的人極不相稱，同時還因為這些惡習又是那麼相互對立的，只在生性十分奇僻古怪的人身上才能共存。儘管如此，我在幾任教皇教廷中的位置，迫使我只得爲了切身利益希求他們偉大。但是，如果不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早已像愛自己一樣愛馬丁·路德了，這並不是爲我個人擺脫一般所理解和解釋的基督教所加給人的戒律，倒是爲了要眼看這幫無賴被押回自己的本位，好叫他們不得不去過沒罪惡或沒權柄的生活。」^②

這真坦率得痛快，清楚地擺明了人文主義者所以不能發起宗教革新的理由。況且，他們當中

① 天主教七聖禮之一，在臨死者的頭、手、足、胸塗聖油的一種儀式。

② 引自布克哈特（Burckhardt）的「義大利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 in Italy）。

大多數人在正統信仰和自由思想之間看不出任何折衷辦法；他們已經不再具有對神學微妙處的古感受性，所以像路德的那種立場，在他們是做不到的。馬祖求^①講罷了修士、修女和修道僧的惡端，說：「對他們最好不過的懲罰恐怕就是讓神把煉獄取消；這一來他們便不會再受到佈施，只得重新去過鋤鋤生活了。」^②但是他卻沒像路德那樣，想到去否認煉獄，同時又保留大部分天主教義。

羅馬的財富只有稍許依靠教皇領地得到的歲收，主要是通過一個主張教皇握着天國鑰匙的神學體系，從全天主教世界敘集的獻金。哪個意大利人對這體系表示異議而收到實效，就難保不引起義大利貧困化，使它喪失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因此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異端是純粹精神上的異端，沒釀成教會分裂，也未惹出任何要發起脫離教會的民衆性運動。唯一的例外，還是個很不完全的例外，就是按精神講屬於中世紀的薩萬納羅拉。

大多數人文主義者把在古代受到維護的那些迷信保留下來。魔法和巫術也許是邪道，但不被認為這種事是不會有的。尹諾森八世在一四八四年下了一道反巫術的敕令，結果在德意志及其它地方引起了一場對女巫的觸目驚心的大迫害。占星術特別受自由思想家們重視，達到了古代以來未有的風行。從教會裏得到解放的最初結果，並不是使人們的思考合乎理智，倒是讓人對古代樣樣荒誕無稽的東西廣開心竅。

①馬祖求 (Masuccio, 一四二〇左右——一四七六以後)，義大利小說家，一生大部分時期在米蘭公下面供職。
②布克哈特的「義大利的文藝復興」。